

(下) 誣辯伯恩湯爲

爲湯恩伯辯証

(下)

鄭遠釗

鄭果師長道出真象

金門戰役時，金門的所有部隊，是否由當時的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將軍統一指揮？及「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是否會失敗」兩個問題，在胡璉將軍致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的函中說：「……

湯恩伯將軍何以令高魁元軍長超然戰鬥序列之外，負全島作戰之責？其理由爲：（一）當十二兵團之十八、十九兩軍，已直接介入戰鬥後，兵團司令尚未到達戰場，由資深而又久經戰陣，屢歷殊勳之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統一負責，在人事關係及戰力發揮方面，較之一向陌生，毫無情感淵源之李司令官（良榮）確屬妥當。（二）十二兵團之建制部隊，如第五軍、第九軍、二十五軍，此時均無實力可以負起實際作戰任務。（三）國軍由於八年抗戰，形成了若干人事及感情上之集團，非同於今

日「任何軍官一經任命，便可指揮任何部隊」者可比。」（見張楓著古寧頭大戰）

高魁元將軍說：「十月十日左右，我奉命令率十八軍由汕頭船運金門，隸湯恩伯、李良榮兩將軍麾下，擔任金門島東守備區任務。二十五日零時後，匪乘夜暗渡海來攻，在西守備區登陸，突

破二〇一師龍口至古寧頭海岸陣地。湯上將令一二兵團李司令，將所有金門島上部隊，授權由余統一指揮，殲滅匪匪。……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並有人還列舉湯總部作戰命令第三號以爲證明。

湯總部第三號作戰命令的主要內容有二：（一）爲加強金門防務，而調整各部隊的作戰部署（略），並限於十月二十五日交接完畢。但是各部隊尚未交接，即發生戰鬥。（二）金門島的部隊，在十二兵團胡司令官（璉）未到達以前，均歸二十二兵團李司令官（良榮）統一指揮。換言之，十二兵團有先期到達的十八軍，及增援的十九軍，在胡璉將軍尚未到達戰地以前，也是歸李良榮司令官指揮。很多人沒有看過上項命令，以爲就是全金門的所有部隊歸高魁元軍長統一指揮，這是不正確的。

金門島（大金門）原有部隊爲二十二兵團轄二十五軍（沈向奎），所屬有四十師（范疇）及四五師（勞聲寰）負責金門東區守備任務；二〇一師（鄭果）欠六〇三團附一八師之三五三團，負責金門西區守備任務；一八師（李樹蘭）欠三五三團爲預備隊，其餘還有戰車營之一、

三連，砲兵一連、重迫擊砲一連、工兵一營等部隊。烈嶼（小金門）有第五軍（李連成），所屬有一六六師及二〇〇師，負責小金門及大二擔島之守備任務。十八軍（高魁元）有三個師，其中一一八師（李樹蘭）是先期增援金門歸李司令官指揮，四十三師（鮑步超）尚未到達，十一師（劉鼎漢）欠一個團，與軍部十月中旬到達後駐東部爲預備隊；十九軍（劉雲瀚）有三個師，其中十八師（尹俊）欠一個團，十四師（羅錫疇）欠一個團，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登陸增援金門的，另有十三師（吳垂昆）尚未到達。由上列部隊番號及所負任務觀之，十二兵團之十八軍及十九軍歸李良榮將軍指揮乃爲事實，並非歸高魁元將軍統一指揮。因爲十八軍之上，有二十二兵團平行的有十九軍及二十五軍，雖然十九軍也隸屬十二兵團，與高魁元軍長有淵源，但二十二軍及其他部隊與高軍長並無淵源，就依常識判斷，高魁元無權也無責統一指揮金門的所有部隊。

爲何有人一再強調：作戰開始以後，金門的

所有部隊是歸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統一指揮？筆者認爲有兩大原因：

（一）在理論上：胡璉將軍說：「當時十八軍若

(下) 誣辯伯恩湯爲

不先到金門，十九軍亦不續到，則金門存亡，實難預料。」（見泛文）換言之，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，就會失敗。要顯示十二兵團的戰功，就應從宣傳方面開始，胡璉將軍既然還沒有到達戰場，必須由資深的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統一指揮。

(二) 在事實上：十八軍是預備隊，戰鬥一開始，就負有打擊來犯之匪的任務，以後十九軍之十八師又劃歸高魁元統一指揮，以增強打擊部隊之實力，這就是部分人士認爲高魁元統一指揮之由來。爲了證實以上看法屬實，茲列舉參加此次戰役之各部隊長之記載如下：

(一) 十九軍軍長劉雲瀚說：「……奉李司令官

令，十九軍應與二十五軍共同協商指揮對當前之匪作戰，我與沈軍長將指揮所設在一三三高地，以便親臨前線指揮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又說：「……我自戰爭開始至戰爭結束，皆身臨其境，故體會較多。……」（見光復大陸月刊一三二期）

(二) 二〇一師師長鄭果說：「……十月十日

，本師奉令擔任金門西區（自瓊林至古寧頭）海岸守備任務，右地區爲六〇二團（傅伊仁），左地區爲六〇一團（雷開瑄），配屬十八軍一一八師之三五三團（楊書田）爲預備隊。匪軍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時進襲，我軍奮勇抵抗，登陸之匪大部就殲，右地區之戰鬥，上午七時三十分即告結束，當即調整部署，支援左地區之掃蕩任務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又說：「……一十六日晨

，友軍向古寧頭海邊方向攻擊前進，本師以七五榴彈砲四門支援反擊部隊，六〇一團則以一營主

力，於六時許涉水渡過古寧頭灣灘，會同古寧頭西南海岸之第八連實行夾擊，至十六時許收復南山。二十七日凌晨友軍收復北山，戰鬥宣告結束。」（見明恥教戰）又說：「如無十二兵團的投入戰場，依然會勝利，……。因右地區陣地境內敵人，已經被殲或投降；左地區有六〇一團及三五三團，在空軍、戰車、砲兵的支援下，匪軍流竄到古寧頭（南山、北山）的殘匪，利用地形困守待援。我曾於二十五日晨八時向湯總司令建議編組突擊部隊，但沒有得到許可。我方如能乘勝追擊，二十五日下午就可以結束戰鬥」。（詳見中外雜誌二十六卷第四期）

(三) 十二兵團參謀長楊維翰說：「……二〇一師頭一仗打得好，給匪軍一個下馬威；十八軍接戰迅速，阻止住匪軍的進攻；十九軍適時參戰

，形成兵力上的絕對優勢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四) 十四師師長羅錫疇說：「……本師欠四十團十月二十四日午後在金門料羅灣搶灘登陸，駐金門城附近。當晚到二十五軍軍部瞭解戰況，二十五日拂曉抵一三三高地，白天戰鬥頗有進展，不幸在黃昏時，四十二團李光前團長陣亡。二十六日傍晚，四十一團（廖先鴻）與友軍攻下南山、北山，殘匪僅據守古寧頭一隅，二十七日凌晨，殘匪六百餘人全部被俘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五) 四十四師師長李樹蘭說：「……十月二十

五日金門大捷，若不是二〇一師拚命抵抗匪軍當時的攻勢，我軍是無法站得住腳的，更不用說反擊了。」（見明恥教戰）

(六) 十一師師長劉鼎漢說：「……本師三十一團（陳以惠）先增援大嶝島，協助友軍四十師（范麟）作戰，大嶝撤退後爲師預備隊。三十三團（陸志家）開小金門，歸第五軍指揮。本師欠三十二團十月十一日登陸料羅灣，擔任東區防守任務。當戰況激烈時，奉令派一團參戰，我派三十團協同十八師五十二團梯次參戰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七) 一二八師師長尹俊說：「……十月二十一

午後，船泊金門灣，五十三團（張綠）到小金門，歸第五軍軍長李連成指揮，師部及五十二團（孫竹筠）在料羅灣登陸，晚十一時許到瓊林宿營，五十四團（文立微）到二十五日下午到達。二十五日清晨奉高魁元軍長命令，率領五十二團，附十一師的三十一團（陳以惠）即投入戰鬥。二十六日五十四團奉令配屬一一八師，任右翼攻擊。如果五十四團及師主力同時於二十四日到達，深信二十五日就可結束戰鬥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八) 一一八師師長李樹蘭說：「……十月二十一日金門大捷，若不是二〇一師拚命抵抗匪軍當時的攻勢，我軍是無法站得住腳的，更不用說反擊了。」（見明恥教戰）

(九) 金門要塞總臺長周書庭說：「……二十五日晨，李司令官要我送一命令給高魁元軍長，我

未穩時予以包圍而殲滅之。故卽令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，以所有控制部隊，授權十八軍高魁元軍長統一指揮，殲滅來犯之匪軍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十) 八十八師師長尹俊說：「……十月二十四日

午後，船泊金門灣，五十三團（張綠）到小金門，歸第五軍軍長李連成指揮，師部及五十二團（

(下) 誣辯伯恩湯爲

與兵團部陳少校八時許到達瓊林軍指揮所，高軍長看了命令後對我說：「現戰車營在前，步兵部隊隨後就到。」在總攻前，我在一三二高地與二〇一師師長鄭果，六〇一團團長雷開瑄協調，將火力予以分配，發起攻擊後，以四二重迫擊砲、五七戰防砲支援右第一線，攻擊林厝北山的敵人；以七五山砲及二零一師所屬的七五榴彈砲支援左第一線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+) 戰車三團一營一連連長胡克華說：「……

本營八月二十七日到達金門。……戰鬥開始，陳振威營長即向湯恩伯將軍報告，並請示部隊任務。○一師拒匪滲透……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又說：「雖然××兵團適時增援到達戰場，像這種裝備不全，連槍都不會放的新兵，如果沒有戰車營，這些人不是當了砲灰，恐怕亦準備做了俘虜。」（見中國報導八四九期）沐巨樸先生（裝甲兵幹部）說：「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六時半以前，未見打擊部隊助二〇一師一臂之力。胡克華連長率領七輛戰車縱橫掃蕩，匪兵橫屍遍野，還有三千多人棄械投降，至上午十時三十分以後，經一再電催，打擊部隊才姍姍來遲，把接管的匪俘及掠拾的武器都變成了他們的戰績……」（見亞洲世紀一四七期）

根據以上實際參加金門大捷戰役各部隊長（其中大多是十二兵團）的意見，可以知道十八軍高魁元軍長，在二十五日上午八時許才奉到李良榮司令官的命令，這一個命令，並不是要他指揮金門島上的所有部隊，而是指揮所有的打擊部隊

。再詳細分析，高魁元二十五日八時以後，指揮的僅有一一八師的三個團，十一師的一個團（三十二團未到，三十三團在東部擔任原任務），十二師的兩個團（五十三團在小金門），共六個團。其中二十五軍沈軍長、十九軍劉軍長自作戰開始，至戰鬥結束，均在戰場，而擔任東區守備的四十師及四十五師，與擔任西區守備的二零一師及其他部隊，高魁元並未指揮，自非統一指揮金門島上的所有部隊。

細讀泛文及戰史與實際參戰將士的座談紀錄不盡相符，故爭論特多。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二十日，國防部中製廠為拍攝「古寧頭大戰」影片，曾邀請當年參戰的將士代表二十餘人，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了一個座談會，由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張其黑中將主持，筆者曾被邀參加。中製劉伯禪廠長報告說：「劇本的資料來源，是根據史政編譯局修編之『金門保衛戰』，胡璉將軍撰述的『泛述古寧頭之戰』及『金門憶舊』，劉雲瀚將軍撰述的『戰史彙編第六期』，前二〇一師『金門馬尾作戰紀實』等為主要參考資料」。按以上資料，前四種是同一來源，後一種，僅有一部分與金門作戰有關。當時與會人員發言甚為踴躍，在談到指揮系統、兵力配備、戰鬥經過以及古寧頭大戰片名等問題時，很多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，認為內容不合史實。張其黑說：「這一個劇本，就是根據戰史編的。」當時有很多人指出，修編的戰史是否正確，值得懷疑。張其黑指出，修編的戰史是否正確，值得懷疑。張其黑副主任允將與會人士所提意見，轉交史政當局參考，並囑咐製片商在拍攝時應參考各方面的意見，並

儘量符合史實。又六十九年五月十四日，三軍聯大邀請當年參加金門戰役的中下級幹部（營長、連長、排長），舉行了一次學術性的研討會，到多數人對史政編譯局六十四年修編的「金門保衛戰」戰史表示不滿，並提供了很多的意見。可見各方面對金門戰役都非常重視。

湯恩伯一直在金門

「湯恩伯將軍是否在金門？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六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時，由局長劉明湘、組長胡璞玉，訪問了參軍長黎玉璽將軍，黎將軍說：「湯先生由廈門上船，其指揮所設在金門水頭。」（見金門保衛戰）七月九日上午九時胡璞玉組長又以同樣的問題問鄭果將軍（二〇一師師長）。鄭將軍說：「湯恩伯將軍曾於十月十一日，在二十二兵團部主持金門防禦作戰會議。又於十四日視察本師陣地。二十六日曾到一二高地視察戰況甚久。」（見金門保衛戰）王文稷先生說：「二十五日凌晨一點多，湯老總砲一響，他就趕上海軍兵艦……去了。」（見民意之聲十三期）這些疑問與自以為是的說詞，自六年以後常有傳說，真實情形如何？只有用事實來解答：

(+) 二〇一師師長鄭果將軍說：「1.十月十一日，偕同各團長到金門城，參與由湯總司令主持之作戰會議。2.十月十四日，陪同湯總司令巡視本師陣地。3.戰前湯總司令經常到各部隊巡視或以電話詢問與指示。」（以上均見明報教戰）

(下) 誣譽伯恩湯爲

- 4.二十五日晨五時，我與湯總司令均在一三一高地指揮作戰，曾親自聽到匪軍喊話「湯恩伯已上船了」。『鄭長早跑了，你們還打個什麼勁！』當時湯總司令與我相視而笑（見中外雜誌二十六卷第四期）。5.二十六日上午湯總司令在一三一高地，看到雷團一營攻擊南山情形，曾當面予以嘉許（見同上）。6.二十八日的作戰檢討會議，湯總司令、李司令官均親自參加（見同上）。
- (1)要塞總長周書岸說：「十月二十四日中午，二十二兵團召集會議，由李司令官主持，湯恩伯將軍列席指導，會中決定當天晚上進行演習……湯總司令堅定地告訴大家，演習一定要確實、認真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- (2)戰一連連長胡克華說：「十月二十五日凌晨，匪軍登陸，戰車營長陳振威得訊，即刻向湯總司令報告，請示部隊任務，湯即命令戰三連派戰車一排，協力守備部隊拒匪滲透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- (3)國史館前館長黃季陸說：「我親自聽到陳副總統（誠）對我說：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，總統府前廣場將舉行臺灣光復節慶祝大會時，忽接報告說前線有緊急電話打來……湯總司令電話報告，來犯金門的共匪，已爲我守軍殲滅。我正準備把這一前線來電內容告知參加大會的羣衆時，省運會的聖火適於這時傳遞到我手中，我高舉聖火，向大眾宣布了這一個好消息，羣衆大爲振奋，歡呼之聲歷久不絕。」（見憶偉大的金門）
- (4)中央日報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版載載文

：「（中央社訊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，昨（二十五）日上午九時，乘專機飛金門戰場巡視，並會晤湯恩伯將軍，中午即在湯總部午餐。」
(5)蔣總統經國先生日記（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）「今晨，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，金門登陸之匪已大部肅清，……我於本日奉令自臺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，十一時半到達，……乘吉普車逕赴湯恩伯總司令部。」（見風雨中的寧靜）

(6)軍聞社特稿：「十月二十六日上午，金門戰事正達高潮之際，湯恩伯將軍，親冒矢石，到達湖南高地督戰，……下午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，即命親至金門，由湯總司令陪同至前線慰勞將士。」（見六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青年戰士報）

(7)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黎玉璽將軍說：「十月二十六日近午，我乘汽船在水頭登岸，聽取巡防部簡單報告，接著由王處長陪同往湯總部，因湯主任正在第一線督戰，乃轉往前方指揮部。」（見近代中國十二期）

(8)胡璉將軍說：「1.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

到達水頭，湯總部總務處長來接，……行抵水頭村邊，湯將軍親迎羅副長官，認爲戰事已近尾聲。2.十月二十四日，十四師乘船到金門料羅灣登陸時，適湯恩伯將軍巡視其地，由我兵團參謀長楊維翰陪同。湯對楊責備說：『前方亟須部隊增援，應該先令戰鬥兵下船，爲什麼讓民衆搶先？』楊答復說：『這是十四師的部隊，尚未領到軍服，所以仍穿民服。』湯聽了大爲詫異！」（見

(9)十二兵團作戰參謀楊書麟先生說：「湯恩伯將軍在金門戰役時，他是當地的最高長官，……他判斷正確，處置明快，……他時而跑到前線指導，時而跑到料羅灣督催部隊下船，這種勇決辛勞的精神，大家都親眼看到，非常佩服！」（見中外雜誌二十六卷第六期）
(10)中華日報記者卜幼夫說：「1.我與胡璉將軍認識較早，……而與湯恩伯將軍素昧生平，……就我當時採訪所知，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統帥，並不是十二兵團胡璉將軍，而是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上將。2.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，隨勞軍團出發，乘C四七飛金門，下機後，驅車直奔水頭總部，湯總司令正在召開軍事會議，……3.晚餐後，湯總司令在水頭總部與慰勞團見面，……向湯老總告辭後，慰勞團會晤了正在前線視察的陳辭公。4.古寧頭戰事告一段落，匪軍受傷被俘者無數……湯總司令親臨前線，官兵更加興奮，……迄二十七日凌晨一時才結束這場神聖的殲滅戰。」（見傳記文學三十五卷第四期）
(11)新生報記者黃漢先生說：「1.……我們一行遇到總部的大門口，湯將軍迎接著我們，他呵呵的笑著和一行握手道謝，……2.晚餐後，湯恩伯將軍在戎機匆忙中，出來與慰勞團一行會談，……3.陳長官飛抵金門，在湯恩伯將軍陪同下，巡視古寧頭前線陣地，晚間高級將領都聚集到總部，經我們的請求，陳長官出與慰勞團一行見面，……」（見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三十日、三十

(三) 中央日報記者蔡策說：「湯恩伯將軍治軍來作戰，可以『精明、細心、刻苦、勇敢』四語來形容。就記者在金廈四十餘天採訪所知，他對匪情的判斷，幾乎百發百中。他不但日夜籌劃戰略，指揮三軍或攻或守，甚而對所有的防禦工事，都要親自看上幾次。平常除了在辦公室處理公務外，就奔波於陣地。」（三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日報）

(四) 中央日報三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第一版載：「此次坐鎮金門，指揮三軍作戰，獲致大捷的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將軍，將於今（三十日）下午一時自金門飛來臺北，向陳長官報告此次金門大捷作戰經過。」

(五) 中央日報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版載：「指揮金廈作戰之湯恩伯將軍，昨日奏凱歸來，湯氏於上午十時自金門起飛，十一時三十分抵達松山機場。與湯氏偕行者有副總司令萬建蕃、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等人。」

根據上述史料可以獲得以下的結論：

(一) 湯恩伯在金門戰役中，不論是在作戰前（十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）、作戰中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）、作戰後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），都沒有離開金門一步，在戰鬥最激烈時，還親自赴前方督戰。金門戰役戰地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，不是胡璉將軍。

(二) 在金門戰役的掃蕩戰中，高魁元將軍曾奉令指揮所有的打擊部隊，但不包括擔任金門東區守備的四十師及四十五師，以及擔任金門西區守備的二〇一師及其他部隊。

綜觀以上所列之真實史料，可謂衆口一詞，指證鑿鑿。益明民國三十八年金門大捷，確由湯恩伯、李良榮、高魁元三氏合力同心，負責指揮。胡璉將軍曾任金門防衛司令官有年，對於建設金門實有莫大貢獻。然而在三十八年金門戰役之中，胡璉却並未有負責統一指揮之實。倘若本文

公開發表以後，還會有人張冠李戴，牽強附會，執意以胡璉為三十八年金門大捷的「統一指揮者」，而仍誣穢誹謗不能起之於九泉有所聲辯的湯恩伯將軍，那就誠不知其居心之何在了。即令對於畢生踐履篤實，從不貪人之功以爲己有的胡璉，將軍而言，也是不公平的。（全文完）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抗戰初期，先總統蔣公即已開始部署以西

康西昌為一長期抗戰基地，這是鮮為人知的一段中日大戰秘辛。具見蔣公當年高瞻遠矚，所釐定之以空間換取時間長期抗戰最高戰略，是何等的謹慎細密，出人意表。頃由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主任秘書蔣治平教授自「西昌地緣戰略價值」

入手，從民國二十四年五月，蔣公偕雲南省主席龍雲巡邊寫起，一直記述到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蔣公蒞臺後猶欲赴西昌長住，而以西昌為反共基地。詳徵博引，將這一段重要史實，和盤托出，是為中外雜誌新發掘的一頁珍貴史料。

△黃天邁大使的「浪跡天涯憶舊遊」，抒寫當代知名人物，聲音笑貌，躍然紙上。這一期他寫名外交家金閭泗、政壇風雲人物余黎菊，和臺灣耆老、臺灣省議會老議長黃朝琴，這三位久已為國人崇仰與熟悉的人物，在黃天邁大使的筆下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益能增進我們新的體認。

△名記者陳嘉麟先生，見聞既廣，閱歷尤稱闊富。他為中外雜誌所撰寫的「南京舊事」，其實就是他一生回憶錄中最重要、也最珍貴的篇章。

△朱法武先生來函指出本誌二三四期李清如

先生「雷鳴遠的故事」文中所記當時衛戍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張蔭梧字桐軒，河北省博野縣人，「

△朱法武先生來函指出本誌二三四期李清如先生「雷鳴遠的故事」文中所記當時衛戍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張蔭梧字桐軒，河北省博野縣人，「

△朱法武先生來函指出本誌二三四期李清如